

编者的话

今年是《聊斋志异》作者蒲松龄去世310周年。《聊斋志异》始作于清康熙初年，历时40余年成书，是中国古典短篇文言小说的杰出代表。数百年来，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不断被后人改编为戏曲、电影和电视剧，探寻志怪传奇背后的人性幽微。

山东淄博多山，山中多林木鸟兽，流传着不少有关神鬼妖狐的传说。山脉延绵，中间夹一官道，商旅不绝于途，南来北往，奇闻轶事自是不少。

此地有一位教书先生，早年间曾在科举考场独占鳌头，可此后便接二连三落第，也曾南游淮扬做过幕僚，却志不在此，又到毕家教书。他就是喜欢神鬼妖狐传说的蒲松龄，于清康熙年间写下经典之作《聊斋志异》。

“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

蒲松龄在淄博西铺村的毕家坐馆教书。相传他教书之余喜欢在村口官道旁支起一个茶摊，摆上几碗茶水，邀请过往行人、客商喝茶解渴，喝茶不收钱，但是得留下故事。从村后山林里的狐仙到远方大海中的蛇妖，万事万物皆可聊。

蒲松龄喜欢志异由来已久。在《聊斋自志》（蒲松龄为《聊斋志异》所写的序言）中，蒲松龄自述，其出生时，父亲梦到一病弱和尚走进屋中，袒露右肩，乳旁贴着一剂膏药。父亲梦醒之时，蒲松龄正好出生。更巧的是，他乳旁也长着一颗黑痣。蒲松龄出生后体弱多病，屡次科举不中，门庭冷落，只能以笔墨耕耘谋生。蒲松龄搔头自念，那病弱和尚是不是他的前生？书斋冷清，他想“集腋为裘，妄续《幽冥》之录”，广录那些听来的鬼怪故事。

虽说“怪力乱神”为“子不语”，但是我国古代可不缺志怪文学。蒲松龄喜欢志异，对志异的历史也熟稔于心。在他心中，讲志异故事的老祖宗当数三闾大夫，屈原写山鬼、写东皇，开志异之先河；干宝有搜神雅好，苏东坡喜欢听人讲鬼故事。蒲松龄目睹世间炎凉，扼腕唏嘘，便想为临川郡王刘义庆的《幽冥录》（又称《幽明录》）续上后文。他将前半生听到的故事创作为《聊斋志异》。

喜爱志异是因为机缘，而编录志异却自有一番心曲。正是由于蒲松龄看惯了人间冷暖、世事无常，他的故事看似写鬼，却处处指向人间。很多年后，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楹联：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，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，此言甚是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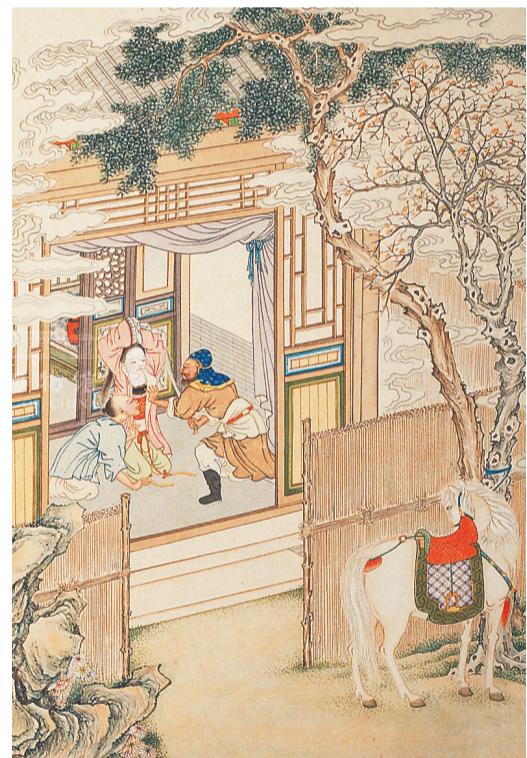
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

■ 王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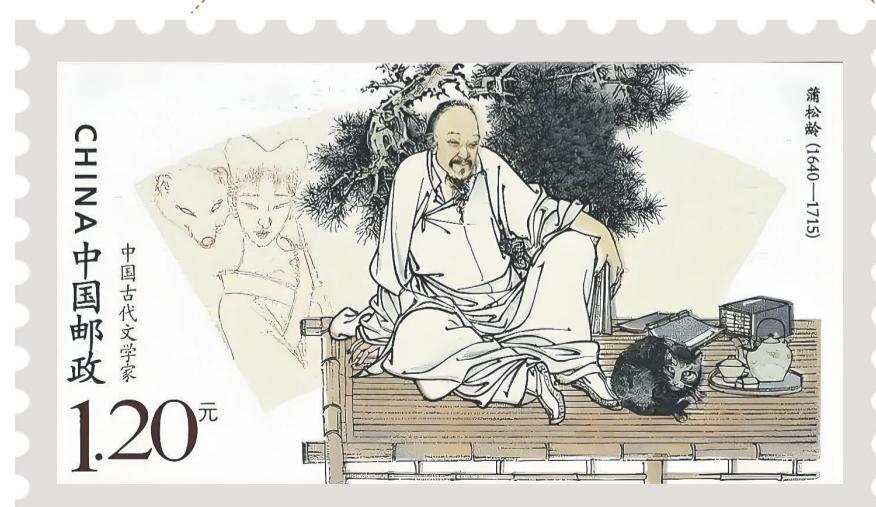
古籍新读



《聊斋志异》书影。



《聊斋图说》根据《聊斋志异》绘制，创作于清代晚期。图为《聊斋图说》之《罗祖》绘画。



中国邮政于2015年4月发行的蒲松龄纪念邮票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“鬼狐有性格，笑骂成文章”

老舍曾评价《聊斋志异》“鬼狐有性格，笑骂成文章”，这句话说透了这部志怪小说能够独步文坛的原因——古往今来，中国的志怪故事着实不少，但是大多数都只是记上一笔，而蒲松龄却能循神鬼妖狐写出其性格。人们喜欢读《聊斋志异》，并不仅仅是由于那些怪诞离奇的故事情节，更是因为故事中的神鬼妖狐能与人共情。《聊斋志异》像是一面镜子，许多在人世间不好直言之事，蒲松龄都借着神鬼妖狐之口讲了出来。有文如此，也难怪清代康熙时期的“文坛领袖”王士禛对《聊斋志异》喜爱有加了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狐狸。该书一共收录近500篇作品，有关狐狸的便有80余篇，这当然与淄博产狐有关。在那些自上古流传下来的志怪文字中，狐狸较其他异类自有高明之处。从《山海经》中的九尾狐开始，狐狸的身影常常穿梭于一个个志怪故事中。蒲松龄把这些有关狐狸的故事搜集起来，赋予狐妖复杂的性格。它们本是兽类，却又不似兽类，有时甚至比有些人还更有人情味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《狐嫁女》：明代历城殷天官少年时与朋友们打赌，要在荒废宅院里睡一晚，却不想是夜恰逢荒宅中的狐狸嫁女。殷天官一人独列于众狐之间，倒也相谈甚欢。狐狸殷勤待客，礼数周全。没想到，言笑晏晏间，殷天官为了让同伴相信这段传奇经历，竟悄悄拿走狐家一只金爵作为证物。

在很多类似故事中，蒲松龄描写狐狸，将其视为与人类相似的族群，拥有细腻的情感。在《聊斋志异》之《鸦头》中，狐妖鸦头沦落风尘，机缘巧合间遇见公子王文，一人一狐为爱私奔却惨遭拆散。故事过程虽然坎坷，但所幸有一个大团圆结局。

《聊斋志异》之《红玉》中，狐妖红玉与冯生两情相悦，却一度天各一方。在冯生家破人亡之际，红玉又重新回来帮助他重振家业。蒲松龄评价红玉称“非特人侠，狐亦侠也”。

蜃楼海市里的爱情故事

蒲松龄一生仕途不顺，除了一次宦游外，大部分时间都居于乡里。他虽然暮年成为贡生，却已垂垂老矣，未几便终老乡里。但是，人在家中坐，灵魂却能飞得很远。蒲松龄在笔下“遍览”神州大好河山。在《聊斋志异》中，很“宅”的蒲松龄将笔触伸向四海八荒。

在蒲松龄笔下，似乎万物皆可成妖。其中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便是《聊斋志异》之《白秋练》。直隶慕生乘船往返燕楚之间，夜间无聊，对月吟诗，却勾起一人相思，相思成疾，唯情可解。《白秋练》一文曲折跌宕，最令人惊讶的是故事的女主人公白秋练，竟然是一条美丽善良的白鱉豚所化。

除了神鬼妖狐之外，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还描写了很多想象中的自然景象。例如，淄博奂山的“山市”，便是于山野之间突然崛起的城市幻境，富丽堂皇，犹如一篇微缩版《阿房宫赋》，幻境烟消云散之时令人怅然若失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，与《山市》相似的还有《罗刹海市》，讲述了马骥和龙女在大罗刹国的故事。马骥乘船出海经商，遭遇飓风，来到大罗刹国。大罗刹国人面貌丑陋，却以丑为美，认为马骥是妖怪。后来，马骥见到大罗刹国国王，以才能被封下大夫，一日出游蛟人海市，见奇珍异宝，写《海市赋》使龙宫皆惊。最终，马骥又回到中土，结束奇幻漂流。故事虽然荒诞不经，蒲松龄化名的异史氏对此却有一段有趣评价：“显荣富贵，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”。几百年过去了，这句话依然引人深思。

读《聊斋志异》，读的不仅仅是神鬼妖狐，更有人情世故，众多志怪故事映射了人间百态沉浮摇曳。■